

烟花三月

梦里江南，一路向北！
最具诗情画意的

中国旅行记！

这是一场出走扬州，

向着高原进发，

继而「寻找故乡、回到故乡、

超越故乡」的浪漫寻爱之旅。

李景文◎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烟花三月

梦里江南，一路向北！

最具诗情画意的

中国旅行记！

这是一场出走扬州，

向着高原进发，

继而「寻找故乡、回到故乡、

超越故乡」的浪漫寻爱之旅。

李景文◎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花三月 / 李景文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 2015. 3

ISBN 978-7-5068-3949-5

I. ①烟…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6198 号

烟花三月

李景文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李立云

设计制作 鸿儒文轩·书心瞬意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107 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949-5

定 价 22.00 元

第一章 梦龙

001 ◀

第二章 舅舅

005 ◀

第三章 紫风

012 ◀

第四章 卓玛

017 ◀

第五章 暗香

025 ◀

第六章 迷宫

035 ◀

第七章 约会

045 ◀

第八章 涅槃

053 ◀

第九章 绝响

066 ◀

第十章 洗礼

▶ 073

第十一章 红马

▶ 079

第十二章 水泊

▶ 089

第十三章 原欲

▶ 101

第十四章 艄公

▶ 107

第十五章 占领

▶ 115

第十六章 佛国

▶ 123

第十七章 神湖

▶ 140

后 记

▶ 147

附 录

▶ 154

第一章 梦龙

我以为在扬州的烟花三月会生长出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来，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利于生长的季节，不说那瘦西湖里桃红柳绿闹得正浓的春意，实际上很多人看不见在这个特别利于生长的季节人的各种心情正像花儿一样绽放。

那天晚上我正在我四季园的屋子里看中央八套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金粉世家》，我的哥们黄梁梦龙事先没有一点预兆地撞了进来。我以为这跟烟花三月有关。梦龙以前可不是这样，梦龙以前来都要打好几次电话，有时打了电话还不一定来。梦龙今天说来就来了，事先没有一点预兆，这说明我这个写诗的哥们今天心里特别有事。这一切我以为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烟花三月招惹的。梦龙进来了，沉默着，像烟花三月中的一棵树一样站在那里沉默着，手里奇怪地拎着一篮鸡蛋。

送蛋，只有人家养了孩子的才给亲朋好友送蛋，以前人讲究染成红的，现在人怕麻烦也怕不卫生，袋子里裁一张小红纸，以示象征。发展到今天就专门有了报喜的红盒子用以装蛋。当然对现代派的诗人梦龙，你就不能以这样那样的格式来要求了。但他送蛋，难不成他一夜之间就跟谁有了孩子？那个吟诵着春风十里扬州路，风流倜傥的杜牧先生又现世了！小说家

容易在生活中犯虚构各种情节的毛病，正因为我是蹩脚的小说家，所以脑子里就有了许多蹩脚的虚构。我转身给梦龙冲了杯雀巢速溶咖啡。我说坐，还要请呀，他不搭我的腔，仍像烟花三月里的一棵树站在那里，手里滑稽地拎着一篮子鸡蛋。

你老站着干吗，还拎着鸡蛋，累不累？我把椅子朝他跟前挪了挪。

嗨，哥们，他终于搭腔了，但答非所问，你也看电视剧甬！

我没有吭声，我晓得他这是在嘲弄我，看他这一脸诡谲的表情。在我们这个小文人圈子里，看电视剧、特别是港台的肥皂剧会被认为是俗不可耐的。这几天我小说写不出一个字，我承认我无聊至极，便在电视频道上一阵乱戳，真的没有一个台值得看的。正当我想按一下这遥控器的暗红色POWER按钮时，“金粉世家”几个字撞进了我的眼球。“金粉世家”，可是言情老前辈张恨水的《金粉世家》，被有些文艺评论家称为中国的大仲马加半个巴尔扎克的，这对搞小说的我自然是有些吸引力的。但同时，张恨水是在晚报之类搞通俗言情连载的，因为他的不入流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关在大门之外。我跟你很琐碎地说这些，你一定知道我的心情了，我这个标榜为搞纯文学的人看由张恨水的东西改成电视剧的玩意，真的就有一种偷情的感觉。我迟迟疑疑犹豫豫地看了两集，不觉就沉浸进去，我承认男女主人公七少爷和冷清秋的恋情渐渐吸引了我，特别是演老七的这个叫陈坤的家伙演得够可以的，一颦一笑都是戏。而后来又听说，女主角也是那个眼睛很毒的老谋子看中的。我无法抵赖这部青春片抓住了我的眼球，我成了一个滥情的堕落的家伙。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电视中沙宝亮起起伏伏略带伤感沙哑的歌声在屋子里飘了起来，我侧目看到梦龙还像一棵烟花三月中的树站着，手里滑稽地拎着一篮鸡蛋。哦，应该说，那篮鸡蛋在他手里绝对像烟花三月里一棵树上长着的一只雀窝。我先幽他一默，夺过他的鸡蛋，也就是掏了他的雀窝。我说，你小子傻啦？练站桩呢？

他还像一棵烟花三月里的树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还傻笑了两声说，

哈，我想不到你也看电视剧！

我给了他一拳，把他这棵烟花三月里的树打了个趔趄，他这才老实坐下来。我说看电视怎么啦？就看啦！我说小说本来就是引车卖浆走卒贩夫之徒欢喜的，是下里巴人，本来就是一个俗字；不像诗歌，是阳春白雪，是文学中的文学，是头顶上的桂冠，是烟花三月里的一棵树。

你生这么大的气干嘛呢？梦龙呷了口咖啡，又用手捋了下他的披及肩头的长发，我的眼前又呈现出我所熟悉的诗人梦龙，但他渐渐变成烟花三月里的一棵树。你看我傻了是不是？我这是高兴，是喜出望外。你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

我这才发现我其实也一直站着，像烟花三月里的一棵树站着，难不成像树一样地站着还会像“非典”病毒在空气中传染么？我将电视剧的声音开到耳朵听不见才罢休，荧屏上的人像演哑剧似的像一棵棵会走路的树在晃动，我们仿佛回到了卓别林的无声电影时代。我又一次预感到在这烟花三月里，梦龙有很重要的话要跟我说。果然，梦龙开口了，梦龙捋了捋头发掩饰不住兴奋地对我说，嗨，我真的想不到你在看电视剧，这说明咱们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还以为我非跟你磨一阵嘴皮子的，没想到咱们们有感应似的一个鼻孔出气！

是穿一条裤子，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你直奔主题吧，不要像你那朦胧诗弄得玄玄乎乎神秘秘的，你今天的序幕即使在烟花三月里也够长够多够铺垫的了。

梦龙一脸认真，不像是开玩笑，烟花三月的日子天气还算不上热，可是他的鼻子上竟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开始上上下下地摸口袋，我知道他这是在找烟，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很高级的手枪造型的打火机，但是没有掏出一颗烟，有些弹尽粮绝的意思。我拉开抽屉，叭地甩一盒“555”给他，这是专为他准备的，这诗篓子，非“555”不行。

梦龙手有些抖地点上烟，双眉不展地深深吸了一口，这才眼睛斜睨着我，眼波里有些痛的意思。他缓缓地吐出一口烟说，我觉得我和诗歌都快

成二千五百年前蜀冈上的邗国君王了……

他突然这么没头没脑的冒一句，我不但浑身的汗毛而且连头发都竖了起来，我等待着他的下文，但是梦龙苦笑一下却哑然了。我脊梁骨上陡然生起一股凉意，我觉得他的话说得绝对而悲怆。突如其来的，我的思绪像浮在宇宙中的一粒埃尘，晃晃悠悠回到了二千五百年前。长江北岸蜀冈上那个小小的邗国，便是在春秋时期被称霸一方的吴王夫差灭了，这便是过去的二千五百年这个时间点上，划了一条线的之前与之后的扬州。我的哥们梦龙，他突然说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你太多虑了。我在心里大喝了一声。我不知道我心里的声音梦龙听到听不到，我只看到梦龙像一个女孩子羞红了脸，低下了头。梦龙的声音小得像喁喁私语像蚊子唱歌，你注意到鸡蛋了吗？

我看到了梦龙怪诞的目光，我说是不是你跟哪个女人生了孩子，而紫风又蒙在鼓里？我真的有段日子看不到紫风了，那个绝对长得像林黛玉人见人爱的女孩紫风。我说，你今天来找我让我承认孩子是我的？我说，你们诗人总爱别具一格，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梦龙臭我说，你还是铁哥们呢，真不愧为小说家，这种离奇的情节，亏你想得出来！

这时候梦龙的手机响了，梦龙接了一个电话说有急事要先走了，我听出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我甚至辨别出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我说你不是要谈鸡蛋吗？他说，我舅舅送的，今天来不及说了，他的一些事特别地感动了我。说完，梦龙拉开门，就在烟花三月的夜色中消失了。

第二章 舅舅

你注意到鸡蛋了吗？

梦龙在烟花三月之夜的问话这几天老在我的脑海中像鹞子似的盘旋，但是盘旋来盘旋去总是捕不到任何一个猎物。跟紫风或者跟别的女人生孩子已经被梦龙否决。也许我这问题想得幼稚而荒诞，因为生孩子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况且紫风作为一个先锋的女诗人她连婚都不肯结还愿意生孩子吗？那么，在烟花三月的日子里送一篮鸡蛋，即使是舅舅的，也说不上特别地让我感动，我对我的想象力真的有了怀疑。

你注意到鸡蛋了吗？

我的耳际不断地回响着梦龙在烟花三月之夜的声音。鸡蛋，一篮鸡蛋，我从你手上夺下来，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其实我整天都在绞尽脑汁地思考。一个油瓶倒下来都不扶不食人间烟火的摩登诗人，怎么拎了一篮鸡蛋来？我真的陷入了思考。说你贿赂哥们吧，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说是行为艺术吧，又有些小瞧、贬低你缺乏想象力的意思。想想那天梦龙进来后像烟花三月里的一棵树一样站着，配着这画面就真的有个标题跳进了我的脑海：树桩上的鸟巢。

树桩上的鸟巢，你觉得怎么样？那天梦龙邀我到那临水而建、盖着茅

屋顶的冶春茶社品苦瓜茶，我也不管他的感受如何，一见面就机关枪似的对他来了个扫射。后来好长时间，我才品出了滋味，苦瓜茶，哪有请哥们品苦瓜茶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什么都没有说，其实什么都说了，他说他是苦瓜和尚。诗人么，专用曲笔，我真是傻，由此可见我的愚钝。但是你有叠石奇峰片石山房吗？充其量是水月镜花。当时，我还以为他会带着紫凤或者别的什么姑娘一块来的，但是在烟花三月在这爱情疯长的季节，我却看到只有梦龙一个人，而且仍是郁郁寡欢甚至有些落魄的样子。我想问他，但我还是噤住了我的声音，这便成为日后我心中的一个结。

谢谢你，鹤子，谢谢你给我那天的举动和那篮鸡蛋起了这么个诗意的名字——树桩上的鸟巢，诗意的命名，有意思，真的有意思。梦龙不动声色对我说，事后想想，我不是故意铺垫，这的确只是一个序幕，一出精彩大戏的一个哑剧似的序幕。不是我故作姿态，是我灵魂深处有个声音呐喊着非要我这样做的。我不知道这根子是不是都通到烟花三月。可是你解读了它——树桩上的鸟巢，一个在烟花三月里长出的多么酷的诗意的名字。梦龙猛地吸了口烟，把烟差不多吸了一半，然后蓝色的烟雾从口腔里缓缓地喷出来，似乎在刻意制造一种舞台的效果。那装在“鸟巢”里的蛋是我舅舅送给我的，我舅舅。

你舅舅？我品了口茶，像正品味他漂浮在烟花三月里的话，我多日来理不清他舅舅与鸡蛋之间的头绪，酩酊的滋味让我咂摸出里面隐藏着难言的意味，我静静地等待他揭开谜底。

对，我舅舅，我舅舅在山东乡下老家，一天竟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我写的诗和我的照片，我舅舅就拎着他家鸡生的蛋，坐了八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让我给写部电视剧，你说可笑不可笑？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了。他掐灭烟说。

你舅舅一辈子就求你这么一回，你应该答应他。我心里的沉闷被他捅了一个洞，有烟花三月的阳光和风漏了进来。的确，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像一个在烟花三月这个不太安分季节里要挑起事端的小男孩，带着一种刻

意要制造恶作剧的心理竭力怂恿他，但我的表情和声音严肃得像个法官，让他感到这是一种判决。其实我一点没有觉察，梦龙正轻松控制着整个局面，把我导向一个岔口。

你个鹤小子，怎么跟我妈妈说的一样，我妈说不就写几个字，你舅舅这一辈子就求你一回，他容易吗？你就答应他吧！你看看，我真怀疑那天你就猫在我家床肚里。

你尽可以损我！我摆出一种在烟花三月里应有的超脱姿态，细品着嘴里苦瓜茶回味的余香，如一条鱼不知不觉就在这种略带幽默的调侃中上了他的钩。

我看不清自己是一个丢了西瓜拣芝麻的人，不要说你想不到，就是我自己现在也很难想象，当时我心里放不开的东西，竟是梦龙品茗的姿势。梦龙品茗的姿势优雅得让我嫉妒，他不只是随便摆摆样子，而是从气势上已经压过了我。他在烟花三月的叙述显得从容不迫，他的叙述伴着喝茶的声音，很是迷人，充满魅力和诱惑。他的声音与外面河水的流动汇成一片，在我的眼前闪动着，我真的是洗耳恭听。他说，我也是拒绝，尽可能地拒绝。但是我妈妈对我说，你舅舅硬是等你三个小时，直到最后回程夜车到点了才带着满脸遗憾离去。我妈妈留我舅舅小住些日子，可我舅舅不肯，他说家里还有一头牛五条猪一群鸡哩，他怕我舅母忙不过来。我妈妈说，你舅舅说还要来呢，说看不到你你写不出他他不死心，他还要来呢。我妈妈对我说，其实你舅舅是很值得写一写的，他二十八岁就在西藏的部队里当上了中校副团长，可是你舅舅却爱上了当地一个农奴主的姑娘卓玛，像冰山上的雪莲一样冰清玉洁的农奴主的姑娘卓玛……我就是在这一刻怦然心动的，我觉得应该为这样一位老人写一部电视剧，哪怕他不是我舅舅。

那你写吧。我不再油腔滑调嬉皮笑脸跟他玩嘴皮子，他的那份真挚很快传染给我，我甚至不奇怪在烟花三月的日子里我的内心深处那份强烈而莫名的冲动，即使现在回忆起来，也压根儿感觉不到他在烟花三月给我设置的叙述圈套。

我妈妈对我痛说革命家史，我妈妈说当时组织上找我舅舅谈话，摆在我舅舅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升官，当团长、师长，走这条路现在到北京做大官那是肯定的，当时他才二十八岁哟；另一条路是跟农奴主的女儿结婚，这就意味着跟革命队伍决裂。对决裂者的处置是可想而知的，而我舅舅却执迷不悟，迷上了这个农奴主的女儿……

一则凄婉的爱情故事，其美丽动人的程度要超过《金粉世家》一百倍。“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坐在冶春茶社的雅座里，看着乾隆爷龙舟过处的水面上飘零的落红，这首歌顽强地从我的心里钻出来，在我耳膜里回荡着。在这烟花三月的水榭里，我心里有一种虚幻的感觉在生长，我把自己想象成二十八岁的年轻英武的中校副团长。我甚至给这位沉溺于爱情的梦龙叙述中的副团长舅舅，起了个名字叫梁山伯。

你感觉到了！梦龙睁大诗人那双绵羊般清澈单纯的眼睛，披着长发在烟花三月略带颤动的空气中凝视我。他也许想到了他那来自高原的农奴主女儿的舅母。他果然对我说，当时我的农奴主舅母家已经一贫如洗，他们已经在革命的风暴中从奴隶成群牛羊遍地的天堂跌落下来，他们甚至连拿一杯像样的酥油茶、青稞酒和糌粑来招待他们的金珠玛米女婿都困难重重，他们看着我舅舅制服上闪闪发光的星星和条条杠杠越发感到不安和诚惶诚恐，甚至感到罪孽深重，他们奉献的唯有他们像从冰山上采来的雪莲似的女儿。

我在感动中在烟花三月这轻盈的季节陷得越来越深，我的思绪幻化为一缕花瓣的暗香，竟穿越了半个世纪的尘封，漂浮在那片神秘的世界屋脊，我觉得苦瓜茶在我的口感里是苦尽甘来，连我的眸子里也蒙上了一层沾着烟花三月雾气的迷离而感动的泪光。

我被感动了，你被感动了，当然我妈妈是第一个受感动的。我要告诉你的是，“从冰山上采来的雪莲似的女儿”这么漂亮的句子，不是我这个写诗的在抒情，也不是躲在象牙诗塔的秀才能想得出来的，而是我妈妈脱口就这样跟我说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伯埃斯的伟大：人人都是艺术家。

对，人人都有艺术的天赋，就看这种潜能是否在某种撞击中被激发出来。我看你身上还蛰伏着的艺术潜能，大诗人的潜能，这次被你舅舅的鸡蛋敲打得华光四射。

可以这样说吧，鸡蛋在我舅舅那里是物质的，在我们这些小资眼里却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刚才我已经说过即使不是我舅舅，我也会被一位有过这样一段传奇经历的老人所感动，我们无论克服怎样的困难也要为他写一部电视剧的。这是一种愿望，或者说就是照耀他走过晚年生活的太阳。梦龙的叙述在烟花三月这种什么都生长的季节已经进入无人之境，他不再看我，他说我还说我舅舅，他说我舅舅的故事永远也说不完。他边说边打着强劲的手势，甚至连吐沫星子都极稀罕地砸到我脸上，而他的眸子里有一条感动的河在流淌。我舅舅一身戎装像一棵绿色的树站在那敞旧的毡房里，顷刻这狭窄而黯淡的处所里便有一种新鲜的空气流动起来。他这种能拧断狼脖子的汉子，完全可以一口气喝完一大海碗老农奴主端上来的青稞酒，但是他晓得他岳丈的窘境，他只是礼节性地、象征性地喝了三小口，然后抱着一身白裙像雪莲花一样娇嫩的我的舅母，上了他那打着响鼻嘶嘶鸣叫的枣红马。我舅舅肩头的金色星星和条条杠杠在阳光下灿烂夺目，其实我舅舅已经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只是我自尊的舅舅不能让他农奴主和农奴主婆姨的泰山泰水感到女儿是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受苦。我的舅舅抱着我的舅母双双跃上了枣红马，我的舅舅立在马蹬子上双腿使劲将马的肚子一夹，枣红马便腾起四蹄箭一般射出去……

我说写吧，下决心写吧，写出来一定比《金粉世家》这类轻飘飘的青春言情剧精彩。我想，是苦瓜茶刺激得我激动，我的眼神一定像烟花三月柳树上的柳絮是飘忽的，我的心仿佛还在舅舅的枣红马背上忽悠悠悠的。

可梦龙的心就像他那跳跃得厉害的诗一样早跳回到现实，他的脸上甚至挂着暧昧和狡黠。当时我因为在舅舅的故事中沉醉得太深，我前面说过我老走神将自己想象成舅舅并给舅舅起了一个梁山伯的名字，我怎么能感觉到他的异样。他只是一个劲地说，你写吧，还是你写好。我是一个天生

的抒情诗人，叙述对我有一种障碍、桎梏，我甚至感到一种抵制和对抗。抒情，对于我像溜冰场上的滑行，驾轻就熟，身轻如燕；叙事，对于我简直是老爷车在乡间小路上的蜗行，颠簸不堪颠得车快散架灵魂都要出窍了。

你今天的叙述不是很到位么，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至少深深打动了。我当然知道打动我的到底是什么，连我自己都吃惊我的声音在这烟花三月蓬勃生长的季节里缺乏真诚，玩耍着一种欲擒故纵的雕虫小技，玩得小心眼儿。

谢谢鹤兄的夸奖，可我清醒这离一部电视剧还差十万八千里。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我绝对不能搞，我的意思是写诗又涉及影视文学的简直寥若晨星；而写小说又“触电”的则多如牛毛。噢，我丝毫没有抬高诗人贬低小说家的意思，我只是想描绘这么一种像韭菜一样一茬茬旺盛生长的景象。

我晓得你的意思，请不要怀疑我的理解力。可我想到的的是虽然我们亲如手足，你舅舅就是我舅舅，但说到底，毕竟是你舅舅呀，这么好的题材我不能让你忍痛割爱！

割爱，这个词用得好，第一个用这个词的人肯定是个天才，骑鹤，我必须割爱。就像一个外科医生难以为他的亲人做手术一样，我也不忍拿着艺术的刻刀穿越往昔的岁月雕琢我舅舅的灵魂，那比冰山上的雪莲还美好却令人颤栗和悸动的不堪回首的灵魂！

梦龙的话说得很绕口，现在想起来梦龙可能是事先就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在跟我谈话中突然爆发的灵感，反正他找到了一条让我给他的舅舅写剧本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当然，我说过，我们哥俩好得亲如手足，他舅舅就是我舅舅，是我们共同的舅舅。我甚至说不清，给舅舅写剧本，是不是给我心中某种情结的投影写剧本，我当时的心境真的是难以拒绝还是正中下怀，也许就像那态度暧昧的女人，半推半就着跟人上了床。反正在这躁动的烟花三月，我沉默了片刻竟觉得自己再无处逃遁，我便有些大大咧咧又迫不及待，我说我试试看。

梦龙伸出他那多毛的瘦骨嶙峋的手，拿着茶杯跟我碰一下说谢谢你，

我代表我舅舅先谢谢你。他甚至控制不住地站起来像喝醉酒一样要拥抱我，这在他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有同性恋倾向的空前举动。我说，你舅舅就是我舅舅，咱哥们的舅舅，你反复说谢谢谢谢这不显得见外和生分了？我说梦龙你说来说去有一个重要疏忽，你忘了告诉我舅舅叫什么？梦龙捋了下挡住自己视线的一绺长发，有些轻描淡写地说，叫什么其实不重要，叫梁山伯。我的心里咣当一下，想这是我的幻觉，还是哥们梦龙跟我说戏或者戏说呢，巧得怎么假的跟真的、真的跟假的一样？我甚至生出一丝警惕，胃里阵阵痉挛。我忘了梦龙的妈妈叫梁山花。而梦龙不停口的谢字，让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还想瞎琢磨什么，但是梦龙很坚决的声音响起来了。梦龙说这回不同，这回同以往任何一种情景都不同，你体会到没有，我舅舅将鸡蛋送给我，我再将鸡蛋送给你，这是一种表达、一种证明、一种信念，这是三个男人之间的对话。

我这才猛然意识到在这烟花三月如梦如幻的日子里，在我跟黄梁梦龙的对话中，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在潜意识中我热切期待着的叫紫风的女孩。

第三章 紫风

为我们的舅舅写一部电视剧成了我近来生活的重要内容和唯一目标。因为从来没有“触过电”，我的本子写得格外的认真。在这烟花三月连柳絮都知道在天上游来荡去的季节，隋炀帝在洛阳城的龙椅上落满了尘埃，却情愿冒着丢掉江山的危险跑到扬州来看琼花。而今琼花正在离我一墙之隔的琼花观怒放，并且不断有多事的风将它的香味从窗缝里送进来，我却傻傻地把自己关在四季园的屋子里写什么舅舅的电视剧。整整三天我手机没有开，电话线拔了，连楼也没下方便面就消灭掉九包。我竭力为自己营造一个创作电视剧的环境，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模样一定像只爱思考的猴子，等待灵感的爆发。

我前面说过，扬州的烟花三月是个什么都会蓬勃生长的季节，你在地下插根筷子，没准就会长成一片竹林。没有谁能否认个园的竹子就是这样长成的。但在这什么都疯长的烟花三月，我的灵感就是跟我作对，迟迟的什么也长不出来。我怀疑江郎已经才尽，文思枯竭，早没了灵感。我搜索枯肠苦思冥想电视剧跟小说的不同，电视剧要有引人入胜的情节，要有精彩的对白，要有很强的画面感，要一节一个小高潮……纵然想出一百个要有，但是我在电脑上就是敲不出一个字。我又试着翻出落满灰尘的稿纸和